

「Ngài知，liá thióng為難你，」阿陵沉吟一下，講：「但he，án-ngiòng也許你就做得建起家基來了。」

He mò? Ngài，一ke孤孤單單ke窮小子，做得承當「隘首」mò? 夠資格mò? Ngài奈有家，奈來ke pù-ngiòng? 阿漢心肝肚想想，mò多知仔笑出聲來。

「佬弟，mò án-ngiòng笑好mò?」阿陵眉頭緊緊鎖等。

「Ngài知。」

「Ngài講講過，你ke條件，差mò多啦。」阿陵壓住嗓門講：「再pùn你弄一ke pù-ngiòng，ke m就有家有室了嗎？」

「你講mak-ke?」他馬上坐起來。

「講làu你尋一ke pù-ngiòng，當然討親ke錢銀也替你打算過啦。」

阿漢笑到透mò過氣來，笑到目汁都走出來。阿陵一本正經ke緊看他，直到他ke笑聲停下來，正làu他講該做夢也想mò著ke事。一開始他還he佬著阿陵ti講笑，mò過慢慢仔他迷惑著，包尾他聽到張嘴結舌，mò記得呼氣抑he吸氣。

第二日，ki-têu共下到達蕃仔林時，彭家就留下芋妹liáu一群細人仔佇屋家定。

原來ki-têu歸家人出動，oi去墾荒；ki-têu一定oi在「墾戶」正式領有土地以前，盡最大力量「佔領」土地，造成既成事實。

假使該位葉阿添領了「墾戶」銜固然如此，就he làu許石輝抬出來也he共樣；ti「土地he ngài 已經開墾了」ke情況下，一切有利條件正做得成立。Oi拚命，也正有拚命ke依據。

就因為án-ngiòng，全蕃仔林八家人，半隻月來一片防備先住民ke襲擊，一片冒險深入伐木拓地ke頭路，正經he捨生忘死ke。

「阿叔：阿母去捉蝦公了。」講話ke孩子阿漢m識他。怕he阿江ke孩子。他想。

「阿陵叔，ngài去喊順姑轉來。」芋妹講。

「M使。」

「該你兜去尋好了，都在上蕃仔林『蟾蜍石』附近。」

「Ti該上段? 做mak-ke?」

「嘻! 搶荒地啊! 附近ke，都mò èn ke份囉! 怪就怪èn

kha慢來。」

「Èn出去行行。」

芋妹大大嗓門講：mò去看看阿順姑? 阿陵mò應她。阿漢忍mò核瞪她一眼。Liá個細妹人也實在係……。

阿江ke細人仔喊阿陵阿叔，芋妹還he喊他阿陵叔，又he阿順姑?

Ki-têu就到附近「生田」，新開墾地看看行行。阿陵看阿漢一直痴呆懵懂ke樣仔，不多知仔透了一口大氣。

「佬弟：你án-ngiòng，ngài實在難過。Èn liá-ha就離開好咧。轉去加想幾日仔正決定，再來。」阿陵苦笑一下：「He ngài m應該，mò pùn你考慮ke時間。」

「Ngài m其他親人，就認識你liá大哥。」

「Ngài知。」

「Án-ngiòng好咧：假使你代ngài作決定喏?」

Ki-têu就在樹蔭底大石板頂坐下來。

阿陵認真ke想了異久正講：「Ngài做m得代你決定mak-ke。假使he ngài，ngài也m敢接受；mò過，假使ngài he劉阿漢，ngài接受。」

「樣仔講?」

「Ngài m敢，he ngài做m得；你mò共樣因爭做隘勇段日仔ngài知。你擔當得了。」

「抱隘，oi拚命，ngài pha做仔贏。」他搖搖頭那，yi像oi擺脫mak-ke：「Ngài sii講……」

他十分苦惱ke he阿陵告訴他：彭家ke厝女尾妹嫁pùn他，或者他入贅彭家；假使he前者，就用一年抱隘ke酬銀，「分期」償作聘

金。

「你sii講oi討抑he pùn彭家招，奈樣好?」

「M he……該阿尾妹，m he悠悠?」

「He，半傻半憨。嘿，pù-ngiòng，án-ngiòng ke顛倒好，人又當靚。」

「Ngài mò-oi討一ke悠悠ke pù-ngiòng。」

包尾，he 訕訕ke表示：假使he該花園女，他想「還做得」……

「Mò mò! 你mò知人秀siáu忒咧?」

「就he知故所……」

「he pùn燈妹剋死ke呀! Liá個細妹人oi m得嘿。」

阿陵講：本且彭家he就打算làu燈妹pùn阿漢ke，he他堅決反對，he做m得pùn好友娶個命帶「八敗」ke pù-ngiòng。

關於人興làu許家阿枝互相有意思ke風聲，也既經傳開多

日；許家要求人興入贅三年，彭家自然m肯失去家中生產力最強ke人。結果雙方都當m歡喜。

自從人秀死後，彭家托人要求用燈妹liáu阿枝仔「交換」，許家堅決拒絕；後來考慮接受憨女尾妹，liá時節又冒出邀請劉阿漢抱隘ke問題。因為阿陵堅持做m得用燈妹「傷害」阿漢。故所彭許兩家ke「交換婚姻」，mò奈何停頓下來。

也故所，人興làu阿枝仔liá一對有情人陷入極大ke困境。

Liá-ha，阿漢居然oi「壞命」ke花園女，mò-oi靚靚ke尾妹?

「阿陵哥：你正經相信細妹人會剋死老公?」阿漢認真地ke講。目盯盯仔看阿陵。一瞬以後，目珠底背閃過一絲詭譎ke mak-ke，唇角漾起了轉忽ke笑意。

他ke神色使阿陵迷惑著。阿陵心頭也掠過一片意義含混ke心焦焦，mò過嘴還he 振振有詞ke講：

「命運，he絕對有ke，註定ke，樣做得m信? 明知he有毒ke細妹人，樣做得oi?」

「你做m得用án-ngiòng講該花園女。」

「……」阿陵又愣一下。

「人，mò降下來就註定會害人ke。」

「該he命嘛。」

「上天m會pùn人註定án-ngiòng ke命。」

「……」阿陵怔怔ke看他。

「假使有án-ngiòng ke命，上天就m會pùn他降下來。」

「你正經án-ngiòng想?」

「He啊。」他笑了起來：「Ngài一直án-ngiòng想，單淨有án-ngiòng想，ngài正有辦法過日仔。」

阿陵決定自家上「蟾蜍石」，先同「老丈人」報告阿漢ke意思。阿陵走後，阿漢紊亂ke心緒，逐漸平靜下來。he liá-ha正對剛下án-ngiòng坦率表露心願，感到奇怪làu驚訝。

Ngài奈來恁大ke膽量呀?

Ngài心肝肚，到底樣仔想ke喏? Ngài正經疑懼不安，還he阿陵哥一開口，實際上早就決定oi了喏? Ke he mò辦法預料ke日仔，làu頭那拾ti手項ke生活；ngài會昏迷糊糊ke就接受人家去「講」? 阿陵去ti一講，事情m就正式進行了?

「Mò-oi隱瞞詐憨。」他了當ke戳穿自家：「你tiá傢伙! 老早就記掛等該燈妹咧! 老早就中意人家咧!」他m多知仔獨自訕笑起來。

Liá時節，阿陵làu一ke婦人家tui崎頂行下來了。阿漢企起來，點點頭，算he打招呼。他應該喊一聲「阿陵嫂」ke，mò過就喊m出口。

阿陵ti東看西看，m看他；顛倒he阿陵嫂對他笑笑，自自然然ke。

他有個明確而強烈ke感覺：阿陵嫂liá位面目姣好ke少婦，眉宇神情之間，有一抹奇特ke mak-ke。該he一種變了形ke遺跡、留痕，或者講he làu內心ke真實相反ke影仔。就像：凝視烏黑ke甲蟲一下，然後忽然間làu視線挪開，該時目珠仁會閃現làu烏黑相反ke影像白亮亮ke甲蟲。

阿陵嫂ke神情he歡樂ke，舒展ke，甚至he幸福ke，mò愁mò慮ke；liá-he她內心ke真實表露mò?

目光轉動時，mò意中睽啊過，他發覺阿陵嫂ke腰幹異像有kha粗咧。He mò? Án遽? 一股神秘同迷惘ke悸動一息一息搖撼他ke心扉。

M知樣仔，他盡m願意想起該人ke音容竟忽然間浮現腦海，又佔領歸ke地盤。

「阿陵嫂真像她……」他喃喃自語。(待續)

冒出「墾戶」來

李喬/著·瑞儀/譯



視網膜手術

「He烏影是氣體，氣體消失目矚tiò有看見。」

「多謝! 為著beh了解，有較厚話好奇。」

「Bē--lah! 以後著繼續追蹤，白內障問題，大概半年內猶免手術。」

「多謝! 多謝沈醫師!」

〔後記〕：

少年時代目矚真利，視力檢查m是1.5 tiò是1.2，40歲後開始老花，看遠猶原無問題，看冊寫字開始需要老歲á目鏡，64歲退休後，目矚愈來愈霧，chiah發現視網膜出問題，開刀已經三年gōa外，soah拖到「白內障手術」了後chiah寫chit篇文，有淡薄á錯亂。

人講「先生緣，主人福。」che著ài看患者e運氣kap福氣，拄著好醫生mā-tiòh患者信任配合，現代科技、醫術、儀器e應用，mā是蓋重要。總講一句，既然選定醫生，著相信伊e才調，免驚惶絕對配合，成功機率一定真kōan。視網膜開刀後，繼續掛沈醫師e門診追蹤，後--來沈醫師調去台北，看診無方便，chiah-koh走chhōe著陳醫師複診，舊年「白內障手術」全款得著順事結果，實在感恩，多謝兩位醫師。

Chit-má兩蕊目矚視力無全，情形是按呢：倒蕊看近、看報紙、拍電腦維持老花300度，看遠無問題；正蕊開刀chit蕊，問題tō大--lò，看近、看報紙、拍電腦全款掛老花300度，比倒蕊較無清，字是歪斜--è，雖罔看有，m-koh bē自然，一tah久átiò bē堪--得，看遠e-tàng看真遠，比倒蕊較濛--一屑á，應

(全文完)



該是解像力e問題，總講一句，用翕相機做比論，兩蕊e鏡頭差不多，只是後壁e底片，正蕊已經變質。好佳哉，兩蕊同齊看，視神經e自動調整，看遠、駛車攏無問題，若看近、看報紙、拍電腦tiò真緊疲勞，大概是視神經自動調整siu"-thiam e緣故。

手術後，真濟朋友關心，時行用he台華tháu-lām方式問講「是m是『視網膜剝離』」，結果花一輾轉chiah知是「視網膜玻璃」，m是「視網膜剝離」，真正是豬母牽去牛墟。為著好奇、了解，上網chhōe資料，知影chit-pái目矚手術叫做「玻璃體切除術」，醫師用特殊hàm鏡hàm強光進行手術，koh-è ti目矚仁內底注入空氣，空氣較輕浮ti頂面撐tiàu視網膜，家已看著e烏影tiò是空氣，因為視神經影像是顛倒péng--è，m-chiah烏影ti下面ná像水池，實在真心適。

◎蕭平治

醫學台語

綠色短評

文/李南衡

中國國民黨政府殖民主義統治台灣，那有kā台灣人準作人? 上明顯e例就是不准Holo、客家kah各族原住民e學生因仔佇學校講家己e母語，干單會使講殖民主義規定e一種語言，違背聯合國尊重保護全世界各種語言e政策。

2007年十二月，馬英九以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對澳洲部落原住民陳情者講：「我kā你準作人看，我kā你準作市民看，beh好好kā你教育，beh好好提供機會hō你。你來chit-è所在，tiòh愛照chia e規則來行。」馬英九m是bē記得是原住民先來chit-è所在，慢來e人顛倒要求早來e原住民照chia e規則來行。是因為伊想e是：你是被統治者當然tiòh照我殖民主義統治者所訂e規則來行。伊講chia-e話hō kahah濟人提來討論è，竟然是hit句「我kā你準作人看」。其實馬英九是講老實話，伊原本無kā原住民準作人看，馬英九想bē曉，伊chit-má已經進步kah ká原住民準作人看，是按怎會有hiah濟人kā伊攻擊?

中國國民黨侮辱原住民侮辱有續，講今年就好：二月，阿美族守護聯盟去總統府陳情，要求中華民國政府tiòh kā侵佔阿美族in e傳統領域土地還in，總統府派參議黃大鈞接見，對in大細聲。黃大鈞解說講是因為陳情者身帶「獵刀」，才會造成誤會，伊m無影對in大細聲。守護聯盟開記者會，公佈相片、影片說明陳情者hit工根本無人帶「獵刀」，mā公佈黃大鈞講話有影有kahah大聲e影片。總統府那敢歪曲事實、轉移焦點? 因為in根本無kā原住民看在眼內。

三月初一透早，一位姓李e原住民駛車經過桃園大溪瑞興國宅，hō三台警車包抄圍攔來，koh kā伊押佇土腳，搜身koh抄車。Beh酒測è時，伊要求先飲一嘴水，潘姓警察不准，後來因為圍觀e民眾真濟，才hō伊先飲水才酒測，酒測值0.21無超標(標準值是0.25)。警察真bē爽，開車離開è時竟然用廣播器大聲喝「死番仔」。引起詳情憤慨，早起有五十幾位原住民去桃園縣警察局旁白布旗仔抗議歧視原住民。縣警局決定將侮辱原住民e警員記一大過調職。Hit-è姓潘e警員講伊有夠衰，伊是無小心lòng tiòh廣播器開關、聲才會傳出去。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廖萬隆因為佇中常會講「有真濟原住民m是純種、是雜種仔」，引起各界爭議。伊有會失禮，但是無承認家己有m-tiòh。

無管中國國民黨按怎侮辱原住民，會一個失禮，原住民就那樣誠滿足e款，因為無論啥物選舉，大部分原住民e票猶原tùg hō馬英九kah中國國民黨e候選人。中國國民黨beh那看原住民會起咧? beh那會驚原住民咧? 原住民燒嘴phé去ù人中國國民黨kah馬英九e冷尻川，hōng侮辱beh怪siàng?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



王康陸博士終生獻身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他主張以愛與非暴力的原則來抗爭強權。他旅居美國27年，一直默默為保障台灣人的基本人權及致力於獨立建國運動而奮鬥。1991年10月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台，王康陸放棄在美的一切，闖關回台，於台灣本部盟員大會中現身，被國民黨出動大批警力逮捕，並以非法入境及叛亂罪起訴關在土城看守所七個月。出獄後他全心全力在台獨聯盟總部工作，擔任秘書長，積極推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1993年10月12日王康陸在文化大學演講後，於歸途中在情治單位監控下，以離奇車禍而被謀害，享年僅52歲。

王康陸博士去世後，家人及親友決定設立王康陸紀念基金會，以繼續他的理念。基金會於1994年4月成立，主要以參與及協辦各項提高台灣人權、提昇台灣國際地位及宣揚台灣獨立理念之活動，1995年開始與全美人權協會合辦設立王康陸人權獎，每年頒獎給對提高台灣人權有貢獻的工作者。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在台灣王康陸的母校中興大學頒發六名獎學金，鼓勵台灣學子關心及參與維護台灣主權之各種活動，也於美東夏令會每兩年贊助舉辦紀念音樂會與鄉親共享。今後基金會仍將繼續與全體台灣人民共同為推動獨立建國運動而努力。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會址：P.O.Box 6165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6 Tel: 718-939-1525
台灣辦事處地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7號2樓 Tel: (02) 2357-6656